

· 口述军史 ·

主持词:20 世纪 60 年代,在越南进行抗美救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作出了援越抗美的伟大决策,支援越南人民。为更好地了解越南南方战场的实际情况和作战需要,制定更准确的援助方案,中央军委多次派出军事技术考察团奔赴越南南方各战场进行实地考察。赵锐作为越南语翻译,曾两次参加了不同战场考察团的考察活动。本文回忆了他第二次随中国军事技术考察团赴越南南方治天战场的亲身经历,再现了当年中国军事技术考察团历经艰辛开展考察的光辉历程和越南南方战场的真实场景,是后人了解与研究中国援越抗美历史的一手资料。

中国军事技术考察团赴越南 南方治天战场的考察经历

赵锐 口述 李振林 整理

(军事科学院 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 北京 100091)

摘要:从 1965 年 6 月至 1973 年 8 月,中国政府先后派出 32 万余人援越抗美,为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1966 年底至 1967 年 6 月,一支中国军事技术考察团历经艰辛,穿越麦克纳马拉防线,深入长山山脉,穿行胡志明小道,抵达越南南方治天战场,深入考察了越军治天军区战场和广治北—9 号公路战场的作战行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情况,胜利完成了考察任务,为中国援越抗美提供了宝贵的决策依据。

关键词:援越抗美 中国军事技术考察团 越军 治天战场

中图分类号:K27;E29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21)01-0115-10

Experience of Chinese Military Technology Mission to Zhitian Battlefield in Southern Vietnam

Narration by Zhao Rui Text by Li Zhenlin

(Research Center for Party History and Military History,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From June 1965 to August 1973, China sent more than 320,000 people to assist Vietnam to fight against US aggression,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victory of the Vietnamese people's struggle against foreign aggression. From the end of 1966 to June 1967, a Chinese military technology mission overcame various difficulties and made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on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weapons and equipment, and logistic support of the battlefield of the People's Army of Vietnam (PAV) in Zhitian Military Region and the battlefield of Quang Chi North-Highway 9. The Chinese military technol-

作者简介:赵锐,1940 年生,山东海阳人,1965 年从解放军张家口外国语学院越南语专业提前毕业,旋即被派往越南南方战场执行任务。回国后,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委、总参谋部情报部,长期负责越南方向工作,多次赴越南、柬埔寨执行任务。1988 年后,历任驻越南副武官、武官,驻柬埔寨武官,1998 年回国退休。

李振林,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ogy mission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task investigation and provides valuable decision – making basis for China to aid Vietnam to resist the US aggression.

Key words: to aid Vietnam to resist the US aggression; Chinese military technology mission; People's Army of Vietnam (PAV); the battlefield of Zhitian

一、组建治天战场军事考察团

1964 年 8 月,北部湾事件后,美国侵越战争升级为以“南打北炸”为特点的局部战争,严重威胁到中国安全。根据毛泽东主席和越南胡志明主席会晤的精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和越军总参谋长文进勇会谈决定,中国将派出军事技术考察团去越南南方战场执行考察任务,了解越军的作战情况和作战需求。随中国军事技术考察团赴越南南方战场执行考察任务,我去了两次。第一次是去西原战场,第二次是去治天战场。

西原战场是中国军事技术考察团考察的第一个目的地。当时,经解放军张家口外国语学院推荐,总参谋长罗瑞卿签发命令,我得以提前毕业并担任考察团的翻译。1965 年 7 月底,我们 10 个人的考察团从北京出发,到达越南河内后,开展了亚热带山岳丛林地行军打仗的适应性训练,于 10 月 19 日离开河内开始南下,不久在箐河口遇险,其中 6 位考察团战友牺牲了,国内重新派了 8 名专家补进考察团,加上我们剩下的 4 个人,考察团一共有 12 人。经过 4 个月的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考察团终于在 1966 年 2 月 21 日到达西原战场司令部。考察了两个月后,于 4 月 15 日离开了西原战场,经过老挝的胡志明小道,返回河内后进行休整。7 月 5 日,考察团回到北京,而 6 位牺牲的考察团战友再也无法回到祖国。

考察团向总部呈上了详细的考察报告。总参谋部副总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带领各军兵种有关部门领导听取了考察团团团长林世彬的汇报,详细询问了中援武器装备在越南南方西原战场丛林作战中的使用情况,并充分肯定了考察团的工作报告。他还亲切询问了考察团成员的身体状况,勉励大家好好总结经验,养好身体。7 月 26 日,考察团总结工作结束。

7 月 30 日,我回到国防科委机关报到。遵照国防科委领导的安排,我先回家探望父母,给了 20 天假,然后再回京做些准备,去河内轮换另外一名翻译。当天,我上街给父亲买了一个牡丹牌半导体收音机,给母亲、弟弟、妹妹各买了一套新衣服后,便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回到浙江省杭州市探望父母。当时蒋介石叫嚷着要反攻大陆,我父亲所在的单位根据战备需要,要转移到小三线山林地区。他拿着收音机高兴地说:“这是咱们家第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如果打起仗来,这就是一个宝贝了,能通过它随时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和指示。”休假快要结束时,我突然又患上疟疾病,连续两天发高烧 40 度左右,母亲吓坏了。她要我给国防科委发个电报续假,治好病再走。父亲不同意,他说:北京还有任务,最好按期归队。在医院里治疗了 3 天后,病情有些好转,我便拿了一些药坐上火车按期归队,下了火车就直接到国防科委办公室报到。

正当我积极准备出国,去河内轮换另外一名翻译时,中央军委根据中越领导高层会晤意向和援越抗美斗争的需要,考虑到第一次去西原战场考察收获极大,决定再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国防科委抽调干部,组成 3 个规格更高、人数更多的军事技术考察团,分别到治天战场、西原战场和越南南方解放军总部所在地西宁战场执行考察任务。考察团的名字仍统称为“中国军事技术考察团”,去治天战场的,被称为赴治天战场中国军事技术考察团,简称“治天战场考察团”。

国防科委决定由常规武器发展局副局长刘建平任治天战场考察团团团长,刘团长在组团时考虑到我刚去过越南南方战场,有一定的工作经验,非常希望我能跟他再去治天战场。办公室领导认

为：赵锐刚从战场下来，身体还没恢复好，而且党委已决定让他去河内轮换。建议刘副局长带河内的那位翻译去，如果刘副局长坚持向党委要小赵，应事先征求一下他本人的意见。事后，办公室外事组组长张祝三同志给我打了个招呼，说“这几天刘副局长将找你谈话，征求你个人意见，是去河内还是去南方战场，你自己考虑决定。”

1966年10月28日上午，刘建平副局长找我谈话，说“越方要求考察团要短小精干，本来要带个秘书去，现在精简了。我很希望你能去，既能给我当翻译又能给我当警卫员和生活秘书。”我说：“我愿意重返战场工作，当翻译没问题。但当秘书和警卫员从来没干过，担心不称职、干不好。”刘局长爽朗地笑道“翻译工作能干好，其他工作都能干好。”于是，我就“一人三用”，同意了再次去越南执行任务。

治天战场考察团的成员，主要是国防科委和军兵种系统的科研干部，根据工作需要，总政治部干部部和昆明军区也派出了3名干部，一共9人。除了刘建平团长和我以外，副团长由总政干部部副处长沈新担任，团员有总参谋部装备部参谋孙振武、总政治部干部部干事阎育才、总后勤部军械部参谋李利兴、炮兵司令部参谋戴仁书、昆明军区边防团团长毕瑞生、张家口外国语学院越语教员陈继章。

12月上旬，考察团成员在北京汇合后，开始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出国前，总参谋部还专门组织3个考察团的同志到八一靶场熟悉各种单兵武器，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每人用弹量基本不受限制。12月26日晚上11点，总参谋部杨成武代总长和总政治部萧华主任、徐立清副主任在京西宾馆接见了考察团的全体成员。杨代总长说“毛主席、周总理在会见越南胡志明主席和范文同总理时说，越南人民战争打得好，有许多新的发展和创造，特别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战胜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为此军委决定，再派3个考察团赴越南南方进行战场考察。任务光荣、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与越军方紧密配合，发扬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圆满完成任务。”萧主任说“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发动的局部战争正在迅速升级扩大，台湾国民党的军队也在蠢蠢欲动。我们要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咱们已经十几年没有打仗了。现在马上从和平环境转入战争环境，首先要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越军方会全力以赴保障好你们的工作，但你们自己也要随时提高警惕，行军宿营要注意安全防范。希望同志们安全顺利地完成任务。”杨代总长和萧主任还用当年他们的亲身经历勉励大家，说战场情况千变万化，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风险。不管遇到什么紧急情况，都要冷静处理，脑子要灵敏，手脚要勤快。

12月27日，治天战场考察团乘火车离开北京，另两个考察团也先后乘飞机到金边，沿西哈努克小道进入越南南方战场，然后由柬埔寨军方护送到柬越边境，再由越军方护送，分别去西原战场和越南南方解放军总部西宁战场。为了尽量减轻越南的负担，考察团一切装备由国内配发。我们团先到广西边境地区的山林里进行适应性野营训练：睡吊床茅屋，吃野菜淡饭，练铁脚铜肩。

1967年1月中旬，考察团到达河内，住进了越南国防部宾馆。我又见到了吴宝光团长，吴团长是国防科委常规武器发展局第一副局长，曾被任命为我们第一次去西原战场考察团的团长，但因在河内检查出慢性盲肠炎，在越方建议下没能随我们一起南下，就留在了河内负责中国军事技术考察团的一些联络工作。他见我随治天战场考察团又回来了，说“我们已经接到你来河内工作的通知了，怎么又去南方战场了呢？”我说“是牺牲在箐河口的6名烈士的英灵呼唤我重返战场。”在一次外事活动中，我给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陈浩当翻译，他见是我，就说“越南同志说你越语水平挺好。这次你又重返战场，精神可嘉，军人就要有这么股子劲头，很好！”

二、穿越麦克纳马拉防线

1966 年冬天到 1967 年春天期间,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进入最艰难最关键的时候。为了阻止越南北方军民支援南方,关起门来消灭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美伪军在非军事区南边,沿 9 号公路修建了一条以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部长名字命名的麦克纳马拉防线。在近 50 公里的正面部署了 2 个步兵师,几百门包括“战场之王”175 毫米加农炮在内的各型大口径火炮,上百架武装、运输直升机,几十艘内河和近海巡逻舰艇。在一些重要制高点还安装了全天候电子侦察监控设备,昼夜监视非军事区的动向,一旦发现有越军活动,马上指挥炮群、武装直升机和空军实施攻击。

为了减轻美伪军对南方各解放区的压力,1966 年 4 月,越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治天区委和治天军区。6 月又开辟了广治北—9 号公路战场,由越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任务是切断敌军战略交通线,开辟东长山战略走廊。当时,胡志明小道上的运输部队,也叫 559 部队,正在组织力量从长山脉西边把胡志明战略通道延伸到长山东边的治天战场,长山东边的胡志明小道也正处于修建状态,没建成前,我们要到治天军区司令部必须要通过麦克纳马拉防线,走东边的山林小道。

越军有关部门的领导在介绍情况时说:“美军已经在非军事区两边三四十公里的范围内反复喷洒了化学毒剂。树木和野草全部都落叶、枯萎了。要通过这道防线到达解放区,必须连续强行军 40 多个小时,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应付各种意外情况。然后还要负重行军 20 多天,才能到达治天军区司令部。为保障考察团安全通过防线,越军将派一支精干的特工分队武装护送。总部给每位中国专家同志,准备了专供高级领导人使用的朝鲜人参和特工人员食用的‘增力丸’。出发前,考察团还要进行艰苦的野营训练,做好充分的体力储备。”

1967 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们被送到河内西南部的山岳丛林里进行封闭性野营训练。为做好考察团的安全保密工作,越军总政治部保卫局还派出一位保卫干部随团工作。越南陪同团团长阮文境中校是越军步兵学校训练处处长,参加过抗法战争,有山岳丛林地的作战经验,亲自带领我们进行军事训练。他说:“在印支丛林里视野不好,容易遭到伏击,有时交火几分钟就会结束战斗。一定要反应快、枪法准,用钢珠铸成的无柄手榴弹威力大,可有效地杀伤躲在丛林里的敌人。”作为翻译,我跟越方人员聊得多些,进行手榴弹和冲锋枪实弹射击时,阮团长发现我枪法很好,每次投弹都在 40 米以上,特别是两次冲锋枪打靶,成绩都是优秀,便用越语笑着对我说:“小赵,你身体好,枪法准,穿越防线时,建议你拿冲锋枪。”我也笑着说:“最好再给我配上 2 颗无柄手榴弹,万一和敌军遭遇,只要我不被敌人一枪打死,有反击的时间,决不会吃亏的。”

3 月中旬,我们考察团通过了严格的体能测试和体检后,正式结束了野营训练,返回河内作最后的南下治天战场的准备。4 月初的一个黑夜里,我们秘密地离开国防部宾馆,到河内西南 4 号国道边的一条山沟里,与越军陪同人员和护送分队汇合,然后分乘 3 辆吉普车,沿着刚修通的 4 号公路南下。这条路位于越南西部丘陵地区,是由部分国道、省道和乡间大车道组成的一个战略运补网,能通到老挝中下寮地区和越南南方战场。每辆吉普车乘坐 8 个人,中间堆放行李和装备。跟上次去西原战场一样,中国专家全部身着越军服装,日宿夜行,秘密开进。

途中也经常遇到敌机空袭,由于公路两边基本上都是山林地形,河流虽多,但河窄水浅,越军工兵修了许多能让汽车直接通行的潜水桥和小型浮桥,敌机很难发现。吉普车目标小、机动快,再加上道路多,比走 1 号公路安全顺利不少,前进速度也快。

上路第 3 天,我慢性痢疾复发,非常难受。当天夜里开到一片开阔地时,实在忍不住了,只好下车方便一下。刚蹲下,突然当头出现 4 颗照明弹。汽车必须马上冲出照明弹光照范围,越方阮

文境团长大声呼叫“小赵快上车!”我当即提上裤子,跑步跳上车,刚抓住车门框,汽车就开动了。敌机开始打火箭弹,司机有些紧张,车左前轮陷进一个大弹坑,汽车猛烈地向左翻动,把我甩到路边。幸亏当时左边只有3个人,右边坐了5个人,否则连车带人都会扣在深2米宽3米多的大炸弹坑里。好在有惊无险,汽车最终跑出照明弹范围,开进比较密的林子,很快就摆脱了敌机。

第6天,到达非军事区北侧的一片小树林里就地休整。阮团长和越军保卫干事跟当地的驻军和治天军区取得联系,安排怎么穿越麦克纳马拉防线。

第7天下午,阮团长召集全体人员开会,他说“从这到9号公路北边基本上全是化学毒剂污染区,途中不能起火做饭烧水。为保障全团安全穿越敌军防线,当地驻军将派出一个特工侦察分队在前面清除路障,搜索敌军的电子监视器材。另有一个步兵分队埋伏在9号公路附近,准备晚上掩护考察团穿越9号公路,泅渡香水河。治天军区司令部已派出接应分队,全体人员要做好各方面准备。行进途中不能掉队,不能大声说话,做好个人伪装,随时准备战斗。”夜里,我们带足干粮和干净水,披上伪装衣,开始急行军。到第二天下午,一鼓作气穿越了40多公里被敌军反复喷洒过化学毒剂的山林地区。一路上到处都是厚厚的树叶,散发出化学毒剂那种令人恶心的酸臭味。下午5点我们到达9号公路北边的一个山坎里休息,在那里能清楚地看到两架美军武装直升机,不时地向树林里扫射。晚上7点左右敌军全部撤回据点,越军两支步兵分队分别从东西两头卡断9号公路。我们迅速下山穿过公路,武装泅渡香水河。年龄较大的中国专家乘坐木排过河,其余人员用塑料雨布把背囊包严扎紧,当作漂浮器材,泅水过河。有了前年去西原战场的经历,对我来说这些挑战不大,倒是其他专家们都是第一次,很紧张、很小心。一上岸,我们又开始摸黑急行军。

路上,敌军向我们行军队伍后面和左侧打过几次炮弹,我们也听到轻重机枪的扫射声。到底是敌军的电子侦察器材发现了我们,还是据点里的美伪军想用炮弹为自己壮胆,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们只管一个劲儿地往前走。同志们心里都明白,离9号公路越远就越安全。后半夜,人困马乏,有点儿走不动了。阮团长建议中国专家服用“增力丸”和人参。大家服用后,不一会儿精神头就上来了。天蒙蒙亮时,我们脱离了化学毒剂污染区,开始呼吸到绿色森林里的新鲜空气。越方保卫干部说,这里经常有敌军别动队活动,还要行进七八个小时才能到达治天解放区。

傍晚时分,我们与治天军区司令部派来的接应分队汇合,总算穿过了这条举世闻名的危险防线。连续40多个小时的强行军使同志们感到十分疲劳,大家放下背包不久就睡着了。

三、初进治天军区

治天军区位于南越最北面的广治和承天两个省境内,与北方的广平省相连,处在越南中部的蜂腰地段上。治天军区总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人口100多万。东边是平原大海,人口集中;西边是长山山脉,人烟稀少。地形复杂险要,气候恶劣多变。雨季时成天整月的连绵阴雨,素有“地烂物霉季节”之称。有时大雨不停,山洪暴发,很快就能使河水水位升高一两米,年年闹水灾。旱季时,滴雨不下,土地干裂,庄稼歉收。

我们进入治天战场后,一直沿着西部山区的森林小道前进,这是一条刚开辟的位于长山山脉东侧的胡志明小道,此处尚未建立起像长山西边那样完善的兵站补给系统。我们在小道沿途没有看见一个村庄和老百姓。北方的粮食运不过来,就地解决又困难。治天军区司令部知道我们要来该战场执行考察任务后,特地从平原地区征购了一些粮食和罐头,派人通过敌军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运上山来,十分珍贵。好在这里的自然生存条件好,河里有鱼虾,山里有野兽、野果和各种能

吃的野菜、树根、树叶。在深山老林里,敌人飞机很难发现我们的行踪,地面的美伪军也不敢贸然进山活动。我们可以随时用手榴弹炸鱼,用步枪打野猪、野鹿吃。

长山山脉东边的地形与西边不同,除了坡度很大的高山和水流很急的江河,很少能遇到丘陵和平原地段。考察团每天都爬山越岭,涉水过河,行军速度很慢,体力消耗很大。兵站间距很大,还没有编序列号。有时走两三天才能到达一个兵站,领取一点粮食和盐巴。越方介绍情况时,从不讲这里是几号兵站,有的说这是 A 站、C 站、X 站,或者说是高山站、野猪林站。可能是因为刚开辟的通道,需要严格保密。

这里的天气很古怪,真有晴天霹雳的情况,特别是午后,突然间在西部高山雷声大作,然后就是一阵倾盆大雨,不一会儿山洪暴发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只好就地在河边山坡上挂吊床宿营。治天军区护送分队的干部说“每次涉水过河前,都要注意观察西部山区的气象变化,检查一下河水是否有浑浊现象。越过水面较宽的大河时,动作要快。晚上宿营要尽量远离河边。有一次一个步兵连在通过一条大河时,天气很好。突然山洪暴发,有 3 名战士被洪水冲走,遇难牺牲了。”

从河内出发前,越军总部有关部门领导会见我们时,都特别强调这里的气候特点。根据阮团长的建议,我们专门电告北京,捎来一大根尼龙绳子,以备过河时当作安全带使用。有的同志还准备了充气枕头,过河前吹足气,拴在背包后面。在快到治天军区司令部时,要涉水越过一条二三十米宽的大河。水深到腰,水流急、漩涡多,河底下多是奇形怪状的石头,行进困难。为确保刘团长的安全,我和越方保卫干事一起搀扶着他慢慢过河。走到河中心时,水流特别急,一不小心我被一块石头绊倒,接着就被急流卷走了。当时,我身上的背囊除了自己的行装外,还有刘团长的吊床、篷布、蚊帐和公用的药品,重达 40 多公斤。我几次奋力挣扎着想站起来,都没有成功。已经上岸的同志们赶紧向我扔尼龙绳子,我也没抓到。漂出 20 多米后,刘团长急了,大声喊道“赵锐,把背囊解掉,使劲儿站起来。”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虽然被河水呛得头昏眼花,心里也很紧张,但我毕竟有过前年箐河口遇险的经历,脑子里还是想“扔掉背囊就别指望再找回来,这就意味着我和刘团长没有换洗衣服和野外行军宿营的所有生活用品了,这些东西在当时的行军路上和治天战场上都是很难再补充的,肯定会严重影响到后面的战场考察任务。”我一边与急流搏斗,一边鼓励自己“在前年 10 月的箐河口事件中,大海的狂风巨浪都没有制服我,这样的小河沟还能叫我翻船吗?况且我现在游泳的本领比前年强多了!”我扑腾着抬头看岸边的情况,发现有些大树干歪倒在河里,还有几块大石头露出水面,便一面向岸边漂游,一面保持体力,想寻找树干和大石头脱险。在漂到河流拐弯处时,我非常幸运地被一块大石头挡住了,便立即顺势挣扎着站起来,最终上岸脱险。我左小腿上多处负伤流血。越军卫生员帮我包扎止血,同志们帮我分担了一部分行装。我拄着双拐就像落汤鸡一样一拐一拐地继续前进。

4 月底,老挝炎热的风开始顺着长山山脉的山口吹到治天地区,气温升到 40 度以上。那几天粮食供应不够,水源也有些紧张。不几天工夫,大家面部和手臂都被吹黑、起皮。越方人员教我们用水布和毛巾把头部裹紧包严,穿上咔叽布制作的长袖军衣,抵抗热浪的袭击。仅一两天工夫,树叶开始卷起来,野草枯死倒地,同志们都被火辣辣的热风吹蔫了。为鼓舞士气,几个老同志轮流讲故事、说笑话。孙振武参谋津津有味地讲述水煮西瓜的故事和制作方法,李利兴参谋说每年过节经常和亲戚朋友去全聚德吃北京烤鸭,味道香脆可口特别好吃,说在北京不吃烤鸭是一大遗憾。他还详细介绍了北京鸭的养殖过程和烤鸭的特殊制作方法,大家听后都不自觉地流出了口水。我和另一名翻译是团里最年轻的,从没吃过水煮西瓜和北京烤鸭,光顾着聚精会神地听他们的精神

大餐了,先后被脚下的石头绊倒,有一次我险些滚下山坡。我的左腿伤口未愈,走起路来非常吃力,连续几天吃野菜,体力快撑不住了。听了李利兴绘声绘色讲述的吃烤鸭的故事,确实打动了我,我心想:如果能顺利地完成任务,活着回北京的话,一定要去全聚德饱餐一顿。

4月18日,我们从长山山脉的腰部下山,朝着东南方向的平原地区开进。这一段行程的地形很特别。山头一个比一个矮小,山坡陡峭、树林茂密;江河一条比一条宽阔,水深流急,通行困难。见不到一个村庄,找不到一条渡船。我们只好就地制作竹排和简易的漂浮器材泅水过河。阮团长说“这种地形对作战行动影响极大。不管是雨季还是旱季,双方都很难在这里组织大规模作战行动。听说美军已经为他们的特种作战侦察分队研究了一种单兵肩背式的火箭助推器,紧急情况下,可帮助士兵跳跃10米左右的江河水道。”

四、在治天军区考察

4月19日早晨出发前,交通联络员说:今天不用带凉饭团了,下午就能到达B4。B4就是治天军区的代号。下午2点多,考察团离开秘密的交通联络路,顺着山坡上的木制台阶,走进一条深山谷,在一处坑道口上的半地下式工事住房,也就是当时的治天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见到了治天军区政委黎子同少将和副司令邓京大校。

黎政委和考察团成员握手、拥抱后说,司令员黎掌少将正在平原地区指挥反“扫荡”作战,过些日子才能回来。根据越军总部指示,由他和邓副司令全程陪同中国军事技术考察团。

邓副司令是海防人,历任左岸军区司令和国防部外事局局长,多次来华参观访问,1958年曾到过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他用非常标准的汉语说“欢迎!欢迎!能在这里见到中国同志太高兴了。”然后指示主管后勤工作的副参谋长,尽最大努力搞好考察团的生活和安全保障工作。

黎政委是顺化人,从抗法战争时期入伍后,一直在治天地区斗争。他对刘团长说“这里离平原地区还有30多公里。年前越军开辟了治天战场,打乱了美伪军的战略部署,美伪军被迫从南部平原地区抽调兵力加强治天地区,曾多次出动主力部队进山扫荡,都以失败告终,眼下主要是用空袭和机降突袭寻歼越军主力。这里几乎天天都有敌机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晚上B-52飞机活动频繁。同志们在这里工作期间,都要住进坑道工事里。”

这种坑道工事选点和构筑很科学。从山顶上看,这里是一片密林。谷地河边高大的阔叶树遮盖着两侧陡峭的山坡。坑道工事都建在倾斜50度左右的山坡上,每间房内有2张竹床,前面有一道厚实的土木结构的防护墙。背后是一条独立的U形坑道,出口紧连着床头,上面顺着山坡盖上了结实的圆木和土石屋顶。一旦听到敌机俯冲投弹的呼啸声,一翻身就能进入坑道。即使遭到B-52型战略轰炸机的地毯式轰炸,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损失,除非是被重磅炸弹直接命中。

司令部驻地也遭到过轰炸,山坡上有几棵大树的树冠已被炸毁,有的树干上还残留着大大小小的弹片。我们就在这样的坑道工事里,听取了黎政委和邓副司令介绍治天战场的军事斗争情况、中援武器装备使用情况及改进意见。后来到一些作战分队和勤务分队与越军基层官兵座谈,也大都是在类似的坑道工事里进行的。

治天军区西部是山岳丛林地形,东部是沿海平原。越军针对这两种不同地形的作战情况都有总结。越军机动作战方面,在山岳丛林地形区内,因山高、林密、水多,道路情况不好,大部队机动受限制更大。例如,有的山,单人轻装5个小时可越过,而营一级规模的部队则需一天才能通过,机械化部队根本进不去,大型兵器如火炮也必须人抬,行动更为困难。穿林作战时要花费很大力量来开路。在不少地方,步兵走一星期,七五山炮则要走25天,105榴弹炮更是要走两个月。既不

便组织大部队行动,又对使用各种武器限制很大。在平原地形区,由于地势平坦,干季河水多干枯,对部队机动影响较小,机动车辆能行驶,能见度可达一公里左右。干季时因树叶枯落,部队宿营容易暴露。

武器装备方面,雨季连续下雨,湿度大,对武器弹药保管影响很大,武器锈蚀很厉害,除了防潮外,还必须要考虑耐雨淋,甚至要求能经得起在水中长时间浸泡。光学仪器容易发霉、生雾,影响使用。电波传导多受山林茂密、地势起伏大这种地形的影响,以致无线电通信器材也难以展开使用,器材元件受潮受热,雨季通联不顺畅,有时七八天联系不上。

后勤保障方面,军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部队所需的一切物资,无法依靠当地解决,全靠北方供给。热带疾病对部队的影响也很大,如疟疾、麻风、痲病等。尤其是疟疾对部队战斗力影响较大,因病源和传染媒介没有消灭,发病尚不能控制。从平原地区来到高原山地的官兵更容易感染上这些疾病。

5月中旬,我们到20多公里外的通讯连参观,途中遇上B-52飞机的轰炸,炸点离我们有3公里。当时既没看到空中敌机,也没听到敌机俯冲投弹的尖叫声,突然从山下传来一连串的剧烈爆炸声,大树纷纷倒地,烟火腾空而起。邓副司令详细介绍了美军B-52飞机在此处的作战情况和越军的应对措施。“美军B-52型战略轰炸机部署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太平洋上的关岛和泰国境内的空军基地里。主要是用来轰炸越军首脑指挥机关和大部队驻地等战略目标。多是夜间活动,有时也会根据战场需要在白天执行战术轰炸任务。空袭前侦察准备时间比较长,先是用步侦、技侦手段确定目标范围,再用战术侦察机反复来观察、核实,进行航照,确定空袭坐标,然后派B-52在高空按照锁定的坐标投弹。这种飞机首次入越参战时投弹高度都在8000米左右,后来发现越军没有防空导弹和大口径高射炮,便降到4000到6000米。投弹时飞行速度很慢,晴天的时候在地面上清楚可见。年初,我们想了办法,曾经把75无坐力炮捆在大树上,朝B-52型机队形打了几炮,现在它又升到6000米以上投弹了。目前,越军能掌握B-52每天出动的架次和大体空袭的时间和范围,但还是不能准确掌握具体的轰炸地点,都是通报各部队提前1小时进坑道,推后1小时出来。”

我们考察团在治天战场一共工作了58天,几乎天天都有空袭,根据我当时的记录,我们有36个晚上是在坑道里躲避B-52。有时一个晚上要进洞2次,根本睡不好觉。遇到大雨,坑道里积水40多厘米,我们只好在坑道的水面上挂吊床睡觉,讨厌的蚊虫、蛇类也钻进坑道和我们抢地方。有一天中午,我突然听到刘团长大声呼叫“小赵,快来救我!”当时我认为是有敌军别动队摸进坑道里,我马上提枪赶过去,到门口一看,原来是一条长近两米的金环蛇盘在床腿上。刘团长站在床上脸色苍白,不知所措。我急忙开枪,但没能打中,毒蛇朝门口窜过来。我来不及出枪射击,马上用枪托狠狠地砸下去,打断了蛇的尾部,剩下三分之二从我胯下夺路逃走。闻声赶来的越方翻译黎红,追到草丛里捉住了这位“不速之客”。晚上这条大毒蛇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在治天军区的考察工作结束前,黎政委带我们到前沿阵地观察敌情。在被敌机轰炸的光秃秃的山顶上,用望远镜能清楚地看到敌军据点和1号国道上南来北往的运输车辆。黎政委指着沿海平原,向考察团成员介绍说“越南国土狭窄,海岸线长。历史上外国侵略者大都是从海上进来,占领沿海平原和城镇。越军只能退守山区,以长山山脉为依托坚持长期抗战。目前,敌我双方都在争夺山区和平原交界地带。4月6日,我们曾用5个特工连一举拔除了南越伪军的步兵一师2个团级据点,歼灭美伪军1000多人。地方上的部队在军区主力的全力配合下,也解放了一些乡村,斗争形势很好。”这时,黎政委拉起身边刘团长的手,激动地说“有中国人民做我们强大的后盾,有世

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大力支持,我们一定能把美帝国主义赶出越南,实现统一大业。”

五、在 B5 前线司令部考察

6月中旬,完成对治天军区的考察任务后,考察团又来到了广治北—9号公路战场的B5前线司令部,这个司令部也是越军第四军区的前线司令部,成立于1966年6月。司令部设在广平省西部长山山脉下的几个天然山洞里。这里有一大片石林似的石头山,山里有许多石灰岩溶洞和水流湍急的暗河,山间有高大的榕树林,地形隐秘,风景很美。

B5前线司令部司令员谭光忠,也是越军第四军区司令员,是抗法战争时期越军三大虎将之一,高平省岱族人,13岁参加抗法战争,曾担任过胡志明主席的警卫员、师长、军区司令等职。谭司令的办公室和宿舍都建在山坡洞口的大树底下,用圆木和毛竹构筑的小屋非常精致,室内摆设很有特色。会客室墙上挂了一些野兽的利角、毛皮和山鹰的翅膀,还有一些小鸟的漂亮羽毛。听说他特别爱好夜间打猎,枪法很准,墙上这些战利品大多是在深山老林中打猎得来的。抵达当天,谭司令在接见我们考察团时,手扶着墙上特大的鹿角风趣地说:“同志们一路上辛苦了。现在是越南最热的季节,我这里有天然空调,凉爽宜人,请同志们好好休息几天。想吃什么野味儿,我很快就能打回来。养好身体,咱们再开始工作。”然后他把我们带到洞内参观。这是一个很大的溶洞。洞顶和四周有各种奇形怪状的钟乳石,洞底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阵阵凉风不断地吹到洞外的会客室。谭司令说:“这是我的作战会议室,既安全又保密。西部还有一个更大的溶洞。可容纳一个步兵团开大会。一个月前,侦察兵又发现一条特别大的溶洞,他们带着干粮在里面走了一整天也没走到尽头。”

当天晚上,越方在洞内举行欢迎宴会。第四军区政委,也是B5前线司令部的政委黎光和同志和越军另一名虎将凭江同志也赶来出席。黎政委曾在1961年到我军事学院学习,担任过越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是越军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凭江同志40年代曾在中国广东、广西、云南从事抗法斗争,当时很多越南革命者都在中国组织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斗争。凭江是越南北方的第二军区司令员,现在北方没有仗可打,就被越共中央派到第四军区,在B5战场协助作战。虽然我们都是一次见面,但中越两国的传统友谊使我们一见如故。大家都热情地交谈起来。黎政委就当时国际共运、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的形式发表了深刻的见解,凭江同志频频举杯祝愿越中两国两军的战斗友谊代代相传。宴会结束后,越军第四军区文工团为我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刘团长向各位文工团团员赠送了“八一”友谊纪念章。在黎政委的倡导下,全体中越官兵齐声高唱了《越中友谊之歌》和《团结就是力量》。

根据越方安排,考察团先后听取了B5前线司令部的司、政、后有关部门的经验介绍,还跟部分作战部队领导多次座谈。他们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战场的军事斗争态势,敌友武器装备情况及战术特点。越军整个南方武装力量的武器装备与美军差很远,越军从游击队发展成整营整连的主力部队,武器装备基本上都取自敌军。他们常常用竹尖桩、陷阱、长矛、土枪和自制地雷作武器,美军伤亡的人里面,被这些武器杀伤的比例很高。B5战场上越军部队也是多采用围点打援、近战、夜战的战术,选择雨天、夜间,利用复杂地形,秘密接敌,以射击、投弹、拼刺、爆破、土工作业这五大军事技术近战歼敌。他们清楚,在美伪军兵力和火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越靠近敌军打就越安全、胜利的把握也就越大。为了避免损失,战前要做好战场准备工作,战中要猛冲、猛追、猛打,力争速战速决,要是打不赢就赶紧撤走。

B5前线司令部下属的炮兵、特工、工兵部队的司令也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战例,有成功战例,也

有失败战例。例如 特工部队司令讲到了一个连的特工“攻克朋朋据点的战斗”。当时部队分为 5 路,每个人身上绑上五六个高爆炸药包、雷管等,携带手榴弹、手枪、刺刀等武器,然后匍匐前进,隐蔽地把据点必经之路上的地雷排掉,接近敌据点。直到据点跟前,敌军还未发现,然后他们同时开火,投掷手榴弹,将炸药包、雷管等抛向据点,经过一轮轰炸后,再冲进据点用手枪、刺刀等杀伤没被炸死的敌人,最终攻克据点,缴获了大量物资,甚至还缴获了几辆车。这场战斗中,越军特工神出鬼没、较强的综合作战能力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谭司令专门与刘团长研究了 B5 战场情况,对中俄武器装备使用情况和改进又提了不少意见。越军的武器装备基本由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从营以下的单兵武器和步兵伴随火炮的火力和技术性能来看,要强于美伪军的同类武器。特别是 56 式冲锋枪和 75 无后坐力炮、82 迫击炮,火力猛、打得准。但这些武器装备在亚热带丛林战场上使用起来也有一些须改进的地方:一是要尽量减轻重量和减少长度,以便于在山岳丛林地形机动。二是要增加曲射武器和弹种。在丛林作战,杂草、树丛多,视线短,手榴弹投不远,步枪难以捕捉目标。武器要像美军装备的 M-79 枪榴弹那样,直射、曲射都方便,还对躲在杂草和树丛中的目标有很大的杀伤力。谭司令还跟刘团长探讨了对海作战反登陆的问题,说年前由叶剑英元帅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越时也曾来访第四军区,指出广平省沿海是越南的蜂腰地带,衔接南北,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沿海又有海港、沙滩,适合大规模登陆,必须要高度重视反登陆作战。谭司令说,美伪军欺负我们岸防炮火弱,经常窜扰广平沿海,希望中方多援助一些射程远、威力大的岸防火炮、火箭炮等反登陆武器装备。

B4 和 B5 是越军在治天战场上的重要战略部署。对越伪第一军区形成南北呼应、内外夹击之势。谭司令曾在 1941 年到过中国广西的柳州军校学习,并在广西、云南工作多年,懂汉语,只不过多年不讲,交谈有些困难。他要我把他的话翻译成汉语,这样能更好地交流情况。他说“去年 6 月,越共中央军委决定在敌人要害部位开辟 B5 战场,旨在分散美伪兵力,直接配合 B4 和 559 战场的活动。我们从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的实际情况出发,主要采取游击战、破袭战与攻坚战相结合的战法,迫使敌分散兵力,难以对我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现在已经拔除了 9 号公路沿线的几个敌军据点,解放了部分乡村。对坚固设防的敌人前出据点,采用集火炮击的办法消灭。对孤立的据点采用‘天女散花’的战术迫敌撤走:晚上派工兵摸到敌军据点附近,选择合适的地形,埋上抛射炸药包,盖上挂满手雷的大木板。在早晨敌军举行升旗仪式时,突然从不同方向,把几百枚手雷抛射到敌军头顶上,炸得敌军魂飞魄散。当前最大的困难是对付美伪军的海空优势,特别是敌军的舰艇经常在近海昼夜不停地炮击,严重影响越军的运补和农民耕种。我们白天把 110 毫米加农炮藏在山林里,晚上前推到海边,但射程和效果都有限。如果能有一种射程在 40 公里左右的机动火箭炮就好办了。将来要解放南方,统一祖国,整个平治天(注:指广平、广治、承天等几个省所在的越南中部蜂腰地区)沿海平原将是一个十分激烈残酷的大战场。如何能打破敌人的海空封锁,保障好前线的作战物资供给是一个要认真解决的大问题……”

考察团在 B5 前线司令部待到 6 月下旬,根据越军总部转来的国内指示准备返回,临行前,我们与越南战友告别,又把带来的工作器械和自卫武器,以及多余的衣服、药品都留给了他们。考察团先回到河内,经过短暂的休整,在 7 月 1 日党的生日前夕,回到了离别半年的北京。

(责任编辑 张 陈)